

社会人类学丛刊 王铭铭 主编

他邦的文明

柬埔寨吴哥的知识、王权与宗教生活

罗杨 著

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社会科学丛刊 王铭铭 主编

他邦的文明

柬埔寨吴哥的知识、王权与宗教生活

罗杨 著

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邦的文明 / 罗杨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3

(社会人类学丛刊)

ISBN 978-7-5502-7021-3

I . ①他… II . ①罗… III . ①民族人类学—研究—柬埔寨 IV . ① K33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21484 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他邦的文明

著 者: 罗 杨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特约编辑: 丛 铭

责任编辑: 刘 凯

封面设计: 周伟伟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7 千字 69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16.5 印张 插页 6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7021-3

定价: 36.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前言

本书是基于我 2011 年 3 月至 10 月在柬埔寨暹粒市吴哥王城遗址区田野调查而写的民族志。对吴哥，古代中国描述“诸夷”的异域志书（尤其是元朝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及清末士人海外行记）、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访学外国的著作，都有记载。这些以中国人的眼光认识和理解其他文明的著述，含有高度智慧，启迪我形成某种“文化自觉”^①，借之，我将民族志主题聚焦于吴哥王城中将古今内外各种文明因素关联的关键点——被称作“阿加”的仪式专家和佛教僧侣，试图呈现出他们穿越内与外、传统与现代、自我跟他者之间种种界限的强大力量。

阿加作为柬埔寨吴哥王朝婆罗门祭司的遗存，在地方社会中传承印度教经书和仪轨等知识。当佛教在柬埔寨历史上代替先传入的印度教后，阿加们在延续印度教传统的同时，以两种方式融入小乘佛教中，在阿加师承之外加入佛门内部的谱系以及充当佛教和民众的媒介，在遁世修行、追求涅槃的和尚与无法跨越圣、俗二分等级的俗人之间，阿加是黏合剂，也是这种等级之别的维系者。佛教在柬埔寨分法宗和大宗两派，这两派可能造成佛教内部派别和寺院间的矛盾，也会导致村民因信仰派别不同而形成社区内部的分化，这些分裂恰由阿加弥合。

柬埔寨人先后将阿加代表的印度教与和尚身处的佛教这两股宗教知识传统吸纳入自身社会之中，使他们并存有两种对生与死的看法。当地人的生命观分作生—死—涅槃这三种状态，以家庭为核心的三种仪式——成年礼、婚

^①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9 页，2004。

礼、丧礼，是个人生命的重要节点；在社区的非人世界里，地域神和祖灵——无论成为祖先还是变成鬼，分别代表社区“生”与“死”的两极；配合庄稼种植和干季雨季季节律的全国性年度周期仪式御耕节与送水节，则与整个王国的兴衰密切相联。

阿加与和尚在上述仪式中彼此对反。阿加总是联系四面八方、天上地下各种力量，佛教却试图通过超度神灵鬼怪等，消除它们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无论是人生通过仪式，社区或国家的年度祭祀仪式，阿加以献祭交换和增殖的逻辑，将它们导向与死亡相对的另一端即更好地重生，和尚们用传递功德和超度的方式，以期众生最终达到无生无死的涅槃。

阿加与和尚又在更高的结构体系中互为配合。他们在纵向上彼此承接，阿加的仪式使社区人口繁衍、物产丰盛，这恰是不事“物”与“人”两方面生产的佛教寺庙维系和延续其生命的基础。横向上他们共同在社区和社区之外架起一座交换的桥梁：和尚把村民的献祭转化为超度的功德，并传递给社区之外的神灵鬼怪，让它们不要扰乱人居世界的秩序，阿加将后者的力量引入，实现人与社区生命的更新与更强。

本论文考察同作为外来知识分子的阿加与和尚在当地社会之关系，试图揭示柬埔寨人自我与他者的观念，正如这二者，它们彼此需借助对方的力量，才得以更新成为新的自我，这种借用并不是彻底与对方融为一体，反之正是以双方的对立为基础。

致 谢

我要致以深切谢意、心怀感激的人物与事件，其篇幅原本远超过正文的长度，因为本书恰是在前者的指引与扶助下成形。

不夸张地说，我的博士导师王铭铭教授赋予了我学术生命。十年前，成都三圣乡，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当年做田野的地方，初次“面圣”，在这个充满神圣意义的人类学调查点朝拜这位在我心中同样充满神圣意义的人类学家，这是我应终身感怀，也是改变我人生选择的机缘。承蒙王师不弃，将我拣入师门，离家求学前，父亲是教我为人处世的人，在外求学这十年，王师担当着同样的角色，不仅具体教我如何做人类学和人类学者，更教我如何做学问和学者，如何做事和做人。

蒙养山学社是帮助我成长的学术共同体。我贸然闯入中国政法大学赵丙祥老师的课堂，蹭了一年又一年的课，赵老师的这份恩情我永远铭记于心。还有同样被蹭课的中国农业大学的梁永佳老师、中央民族大学的张亚辉老师，以及对本书的几处关键性错误予以及时指正的中国社科院郑少雄博士，这些师长无私地向我传道、授业、解惑。请恕我笔拙，无法一一表示对学社其他许许多多师友的感激，唯有用我最尊崇的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的一句话来表达谢意，“我不可能与学派的工作分离。即便这算我的个性，亦自愿湮没于无名。也许，我的科学生涯的特点，乃是日渐一日地感到团队成员工作之必要性；我亦相信，惟有合作之力，方能避免因追求原创性而带来的隔离与自负”。^①

^① 莫斯著：“莫斯学术自述”，罗杨译，赵丙祥校，载《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5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66页，2010。

四川大学考古系的霍巍老师、李永宪老师是我的学术启蒙人，历史系的陈波老师，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郝瑞（Stevan Harrell）老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李星星老师，四川省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的马尔子老师也是引导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恩师。难忘在川大和华大的博物馆里，这些大教授们在百忙之中竟每周抽出固定时间，跟我这个无名小辈分享他们这周的读书心得，细致到问我这周又看了什么书，有何收获，并加以指点；难忘在凉山州羊圈村的摸爬滚打、跋山涉水、围炉夜话。

人类学的魅力之一是田野调查能遇到异文化中很多美好的人和事。暹粒沃达纳庙（Wat Damnak）的副住持宋涅（Sam Neang），沃特博庙（Wat Bo）的年轻阿加索丕（Sopheap Keo）是我田野调查中的主要访谈人；我调查地点的四位阿加——达邛、达吉、达究、达乌，班迭克雷庙，塔普隆庙，吴哥窟南、北庙的和尚，以及佛龛前的老太太们，虽然我的文笔远不能穷尽他们生活之精彩、思想之丰富，但仍要致以我的谢意。柬埔寨皇家科学院的桑查邦（Sum Chhum Bun）院长、金边皇家艺术大学的安久林（Ang Choulean）教授、柬埔寨旅游协会陈金英（Ang Kim Eang）会长给予我的调查以专业指导。暹粒的法国远东学院、高棉研究中心是我常泡的资料库，也与馆员们成为朋友。还有太多太多人无法提及，包括当我被瓢泼大雨淋得辨不清东南西北，一辆路过的三轮车好心载我一程，而我连样貌都没看清的司机，他们让我看到这个佛国的善与慈悲。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的同仁对我的研究工作予以积极的支持，使我完成从在校读书到单位工作的转变，并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锻炼、成长和完善自我，也为我开拓了华侨华人研究这一东南亚研究的重要领域。

感谢家人。父母给予我生命，养育我成人，支持我选择自己的人生，而所求的仅仅是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常回家看看而已。丈夫王远对我的学术研究全面的帮助、支持和鼓励，让我默默感动和感激。

正文虽长，终究因我学识有限而显浅薄，此文虽短，却因承载师友亲朋的关爱而厚重。

目 录

前 言 5

致 谢 7

第一章 导论 1

- 1.1 进入“田野” 2
- 1.2 作为文明的仪式与社会 7
- 1.3 东南亚佛教的人类学 10
- 1.4 从《真腊风土记》再出发 17

第二章 王城今昔 23

- 2.1 历史一瞥 24
 - 一、扶 南 24
 - 二、真 腊 25
 - 三、吴哥王朝 26
 - 四、后吴哥时代 29
- 2.2 村落生活 31

第三章 阿加与和尚 37

- 3.1 阿 加 38
 - 一、印度教知识分子与虔诚佛教徒 39

- 二、师承历史的神力 43
- 三、灵力在外 46
- 四、佛寺和村落的双重权威 49
- 五、阿加之间的关系 51
- 3.2 佛 寺 53
 - 一、祖先之庙：吴哥窟南、北庙 54
 - 二、班迭克雷庙：纵向的通联与横向的分裂 56
 - 三、塔普隆庙：和尚与阿加间的斗争 60
- 3.3 和尚与阿加：无法含括的他者 64

第四章 家庭的生与死 73

- 4.1 佛寺中的成年礼 74
 - 一、出家缘由 75
 - 二、出家仪式 80
 - （一）阿加：男孩的成年礼 81
 - （二）和尚：弃绝尘世的青年 90
- 4.2 女方家的婚礼 92
 - 一、婚礼神话：阿加与和尚的不同阐释 93
 - 二、神圣婚约：媒人阿加 97
 - 三、婚礼：阿加之“引”与和尚之“送” 100
 - （一）阿加的灵力 101
 - （二）和尚的超度 110
- 4.3 佛寺与家庭间的丧礼 114
 - 一、灵魂之布 115
 - 二、四种米 119
 - （一）谷子 120
 - （二）生米 120
 - （三）熟米饭 121

(四) 炒米 123

三、魂归何处 126

第五章 社区的神与鬼 133

5.1 地域的神灵 134

一、文野之别 135

二、不同地方层级的纳达 138

(一) 四个村子的纳达 138

(二) 吴哥窟里的纳达 142

(三) 暹粒城的纳达 144

(四) 野地里的纳达 147

三、祭祀仪式 150

(一) 阿加眼中的世界 150

(二) 求雨 158

5.2 社区的亡灵 164

一、祖灵 165

(一) 祖灵的力量 165

(二) 佛祖与祖灵 169

(三) 祖灵 - 和尚 - 俗人 172

(四) 祖灵与两种来世观 173

二、鬼 174

5.3 亡灵的超度 177

一、亡人节的起源 178

二、沟通人鬼的雨 180

三、饭团与米饭 181

(一) 扔给亡灵的米饭团 183

(二) 米饭在阿加、和尚、佛祖和亡灵间的流动 188

四、乘舟归去 190

第六章 王国的兴与衰 193

- 6.1 迎 水 196
- 6.2 送 水 200
- 6.3 神牛与佛经 205

第七章 结论与思考 211

- 7.1 他者的意义 212
 - 一、社会内部的两种他者 212
 - 二、两种知识体系 215
 - (一) 阿加的宇宙观 215
 - (二) 和尚的宇宙观 218
 - 三、两种生死观念 222
 - 四、两种他者间的张力 223
- 7.2 回到周达观 227
 - 一、“内圆外方”与“天圆地方” 227
 - 二、佛教的死亡论与华夏的生命论 230
 - 三、“华夷”之间的“士” 231

参考文献 242

- 中文论著 242
- 中文论文 250
- 英文论著 252
- 英文论文 255

1.1 进入“田野”

“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自港口北行，顺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属郡也。又自查南换小舟，顺水可十余日，过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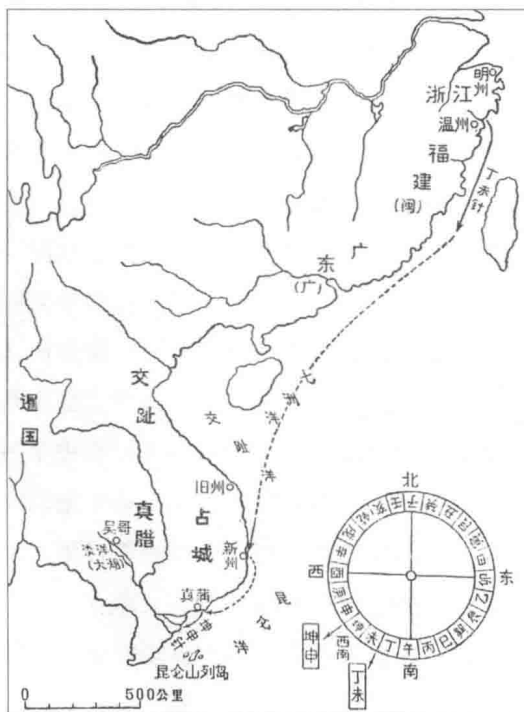


图1 周达观航行路线图，摘自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校注》，夏鼐校注，24页。

取城五十里。”^①

历史与现实在暹粒河道上交汇。2011年3月,我抵达柬埔寨吴哥王城遗址所在地暹粒市,沿着暹粒河道前往古城,开始为期8个月的田野调查。暹粒河发源于北部的库兰山脉——吴哥王朝的肇始之地,柬埔寨文化分类中平原文明与山野蛮地的过渡地带;向南注入周达观通行的“淡洋”——柬埔寨第一大湖洞里萨湖,它通向首都金边、湄公河以及更广阔的印度洋世界。吴哥王城恰好坐落在北面库兰山与南面洞里萨湖之间的暹粒河道上。



图2 柬埔寨地图,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我的田野调查落脚点在暹粒河边、王城东南的北皇家浴池村,调查范围包括南、北皇家浴池村,若哈村和克洛文村这四个相邻村子构成的村落带。

过去,海内外中国人类学研究者都有沉浸于村落社区中的研究习惯^②,然而,我的研究并不框定于对特定村落内部功能关系的微型社会学解析。^③我的田野调查虽也在村落中展开,但无意于挖掘某一村某一社的“社会层次”。

①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校注》,夏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5~16页,1981。

② 20世纪上半叶,在吴文藻先生“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理想影响下,中国人类学界诞生了几项著名的村落研究——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许烺光《祖荫之下》、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等,试图使村落成为中国的“缩影”,也奠定了村落社区研究在中国人类学中的独特地位。在中国人类学的开创时期,这一代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既有本土特色,又与国际人类学界构成对话,他们的学术成就令后世敬仰。

③ 英国伦敦大学弗里德曼教授(Maurice Freedman)1962年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上做了题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讲演,认为一种超越了村落,包含了社会结构、宇宙观模式以及文明史的人类学,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参见Maurice Freedman,“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4(1), 1963。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社会人类学》一书中则主张汉人社区调查不应只针对“中国社会”,而应与普遍的人类学理论和人类社会行为对话,参见Edmund Leach, *Social Anthrop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王铭铭教授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等书中反思了以村落民族志或“微型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这个“复杂文明体”的问题,并通过《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等论著,提出“文明人类学”的理论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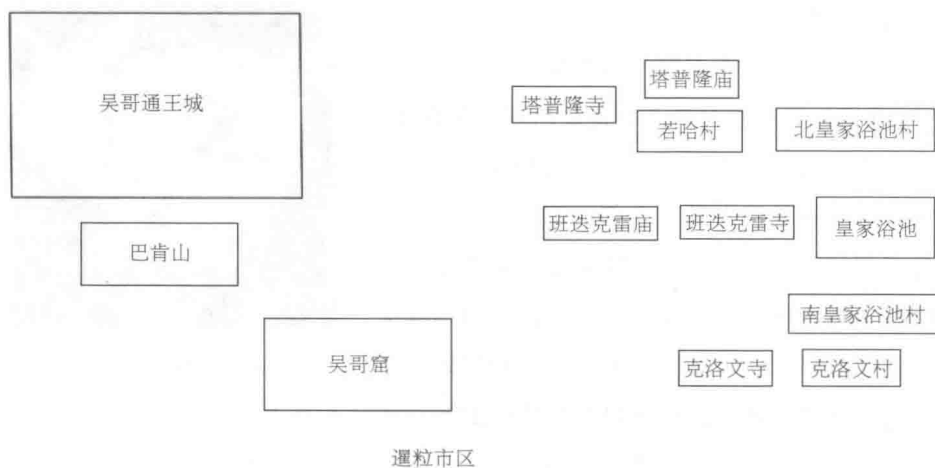


图3 吴哥王城及田野调查地点示意图，罗杨绘

我研究的是一个文明社会，在调查研究中，我深刻认识到，民族志不能割裂村庄生活与历史的纽带。^①因此，我用四组关系构成的立体网络定位我的田野地点：村庄所在的吴哥王城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其现状的关联、它在柬埔寨王国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村落与周边乡村和城市的交往、此地与更广阔世界的接触，它们是理解我田野所见的基础。

在这片村落带上共分布着四个吴哥王城的著名遗迹，其中三个与吴哥王朝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公元1125年—1219年）有关。阇耶跋摩七世在柬埔寨好比阿育王，很多学者把他的治理模式作为柬埔寨后世处理不同文化因素共处之道的原型。村口的皇家浴池（Sras Srang）是12世纪晚期阇耶跋摩七世开挖的一个700米长300米宽的人工水池，引暹粒河水供王室和高等级僧侣沐浴。班迭克雷寺（Banteay Kdei）位于皇家浴池正西，是阇耶跋摩七世于12世纪末兴建的一座大乘佛教庙宇，村民们相信它曾是一座佛教大学，它背后的班迭克雷庙^②是一座现代的小乘

① 王铭铭：“乡村与文明——过程与观念的历史想象”、“民族志与‘四对关系’”，见其《人类学讲义稿》，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② 当地语言中将吴哥时代的“寺”与现代佛教的“庙”区分得很清楚，前者对应的英文为“temple”，后者对应“pagoda”。

佛教寺庙，和尚们觉得把庙建在班迭克雷寺旁十分荣幸，因为“那里原本也是僧侣研修之地”，尽管二者分属不同的佛教派别。塔普隆寺（Ta Prohm）位于若哈村口，它是12世纪阇耶跋摩七世献给他母亲的大乘佛教寺庙。若哈村的村民速明对我说：“阇耶跋摩七世将周围三千多个村庄划给塔普隆寺，近八万村民成为它的供养人，寺里有十八位高僧，四千多名侍从，六百多个舞者。若哈的意思是晾晒衣服之地，国王在皇家浴池洗澡，在这里晾衣服。若哈村和皇家浴池村村民们的祖先是支持塔普隆寺的僧侣而迁来，现在村民们依然在为寺庙服务，打扫卫生、修修补补，这是从我们祖先开始就做的事情。”寺旁也有一座现代的小乘佛教寺庙塔普隆庙。克洛文古寺（Prasat Kravan，也称豆蔻寺）位于克洛文村口，有的村民认为它是10世纪时一位婆罗门高僧献给印度教毗湿奴大神的庙宇，有的村民则说寺里的三座塔分别是佛祖和他的父母亲。

我的调查时常需要穿行班迭克雷寺、塔普隆寺这两座古寺以及两个现代的佛教寺庙。每当我穿过进深达一公里、先后供奉着印度教神祇与佛像的吴哥古寺，去往现在的佛教寺庙——这条路线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柬埔寨宗教史和对外关系史，这种直观的时空转换一次次冲击着我的田野观感。左手边印度教风格的吴哥古寺里供奉着后人放入的佛像，右手边的佛教寺庙则极力模仿着对面吴哥古寺繁缛华丽的印度教风格，我总回味起法国民族学家马塞尔·莫斯评价吴哥的一句话：“异种风情浑然一体”。^①吴哥古寺与现代佛寺在空间中的并置与彼此交错，是当地人对“异种”何须及何以成“一体”之理解的无声表达，也是他们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

历史上这片村落与王国的等级关系正如上文村民速明所说，是村落作为皇家寺庙的供养人。9世纪至14世纪，这片村落地处吴哥王城之中，“吴哥”是梵文“nagara”的音译，意为城市；14世纪暹罗攻破吴哥王城，王室迁都别处，这里成为暹罗和柬埔寨战争冲突的前线，而在其后的几百年间，它也是中南半岛上各国僧侣的朝圣之地，发散出超越战争的宗教灵力；19世纪

① 马塞尔·莫斯：《论技术、技艺与文明》，蒙养山人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9页，2010。

以降，吴哥所在的暹粒时而被泰国控制，时而落入法国之手，恰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带给此地的殖民与战争，使它成为柬埔寨国族当下苦难的见证、过去辉煌的记忆，以及未来再度回到过去之辉煌的期许。

今天这片村落在王国中所处的位置无不与它所经历的这一历史过程相关，它处于两种等级格局之中。国王将此地作为与祖先延续性的象征，被柬埔寨人称作“国王父亲”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公元1922年—2012年）在其回忆录中强调，柬埔寨文明的灵魂在吴哥，他经常以吴哥国王的形象装扮自身，期待终老之时归隐此地。有时逢佛诞、印度教传统的御耕节、王国独立日等重大节日，国王特意从首都金边来到吴哥王城举办庆典。虽然国王在现今的王国政体中并无实权，但常效仿他的祖先巡幸四方。现在真正管控当地的是以洪森首相为首的王国政府。柬埔寨全国分为省、市、乡、村四级，但因为吴哥王城的特殊性，除政府行政体系外，还设有吴哥遗址管理局。这原是西哈努克国王成立的一个半自治机构，独立于金边的政治派系斗争之外，但管理局的成立与政府党派掌管的旅游部，文化、艺术部不和，后者认为被夺权。各国的文物修复保护队伍并不尊重这个新管理机构，常在没有和它协商的情况下采取自己的行动。起初，洪森首相绕过管理局，授权索卡集团（Sokha Hotel Corporation）垄断吴哥门票收入。1998年洪森首相赢得大选，次年政府重组吴哥遗址管理局，使它成为目前整个吴哥王城最权威的管理机构，非柬埔寨人进出此区域必须出示门票或管理局发的通行证，村民甚至家里翻修厕所、举办婚礼等都须向管理局申报，经过批准后方能进行。

严密的行政管理并未阻挡这四个村的村民与周边村落和城市的往来。首先，法国殖民时代为当地奠定了道路网络，柬埔寨近年为配合“世界遗产”旅游兴建国道，使村里交通非常便利。每个村民家庭至少有一辆摩托车，大大拓展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北上库兰山、南下暹粒城、西去吴哥窟、东到城外的村子。活动范围虽然拓展，但联系这些范围的纽带早已有之。婚姻是联系四个村落的重要纽带，在村民间构成一张交错的亲属关系网，无论家庭的婚丧嫁娶还是社区的公共节庆，都突破了村落的界限，而亲属关系又会促